初潭集

初潭集敘

初潭者何言初落髮龍潭時即纂此故曰初潭也夫卓吾子之落髮也有故、雖落髮為僧而實儒也是以首纂儒書焉首纂

初潭集叙

初潭者何言初落髮龍潭時即纂此故曰初潭也夫卓吾子之落髮也有故〻雖落髮爲僧而實儒也是以首纂儒書焉首纂

儒書而復以德行冠其首然則善讀儒書而善言德行者實莫過於阜吾子也叙曰有德行而後有言語非德行則言語不成矣有德行而後有政事文學非

德行則政事文學亦不成矣是德行者虛位也言語政事文學者實施也施內則有夫婦有父子有昆弟施外則有朋友有君臣孰能闕一而可乎今且以夫

婦言之謦夫婦一端又且以許
允阮新婦言之觀其欲責許允
之好色而先詰以士有百行之
一言頓使允夫唱隨易獨來相
敬重則言語可少哉又知明主

不可情求而旨奪之以理知無
預諸兒事而但敎以如常方允
之被收也婦猶在職而機不下
史賛其與允書極為悽愴則改
事文學又何如也一婦人之身

未嘗不備此三者何況人士故孔門列四科而首德行言其該括於此也故言德行則三者在其中非三者則德行將何所見乎言夫婦則五常可知豈有舍

五常別有言語政事文學乎此
非臆說也孔氏之說也至爲易
知至爲簡能者也余既自幼習
孔氏之學矣是故亦以其學纂
書焉書誠可矣何以可曰可也

簡

温陵李贄撰

又敘

臨川王撰世說自漢末以至晉魏二百年間物耳上下古今固未備也焦氏類林起於羲軒迄於勝國備矣而復遺世說不載豈以世說

乃不利之書耶其見卓矣惟其見
卓故類林仍復爲不利之書爲今
觀二書雖千載不同時而碎金宛
然手神若一學者取而讀之於毛
悅目於焉賞心真前後自相映發

令人應接不暇也譬則傳神寫照
於阿堵之中目睛既點則其人凜
凜自有生氣益三毛更覺有神且
弁其不可傳者而傳之矣雖曰以
無為有無寔不可若夫四體妍媸

亦無闕於妙處千載而後倘有神
師衆知其不屑也而况于虎頭哉
然則世非無画師也亦曰徒能其
四體妍媸云尔神者不傳為日已
久二書之不傳其道固在于是温

陵阜吾李和尚曰是書也合之則連璧分之則隻珠世說類林自尔並行于世無疑矣若劉孝標之註世說是一世說也類林者廣世說亦世說也皆所謂世說也而類林

備矣夫既謂之廣世說矣設若以世說合於類林以少浸多以多現少合而為連璧又奚為而不可此老人開卷之一便非自附於昔賢而曰吾老矣猶能述而不作也且

安立乎必於世說類林等參而為
三劉氏諸人等列而為四焉而後
可也者類林成於萬曆戊子之春
余復以是秋隱于龍潭之上至潭
而讀之讀而喜喜而復合賞心悅

目於是爲去矣今二書如故不益一毛故不敢復名其書而但曰李氏初潭言初至潭者讀此也嗚呼何代無人特恨無識人者何世希音特恨無賞音者今不念傳神者

之難遇而徒羨人物之盛于魏晉亦感矣謝安石有云顧長康畫有蒼生以來所無今夫千古人物猶魏晉也而顧長康鮮矣余是以歎之然則李氏初潭雖志喜也實志

歎也

小引

夫汾澤集之行於世而膾炙人口也有年矣惟其集之美是以行之廣則久之而或朦或昧或湮或剝不無魯魚帝虎之嫌令讀之者不能無遺憾劂而新之要不可為李氏忠臣迺復構得焦太史劉侍御品而評之尤發諸所未滿而魏晉二百餘年間之清言微致宛若面接而耳聆之斯不亦稱愉快乎是役也

雖無甚羽翼於卓老然亦語所謂眉之於人故自不可少也僕輩寡於才情無能附毛髮之末議於卷中頗庀材鳩工校讐挑捷不令有點畫之訛差足稱為苦心矣閱者當自得之

西吳後學閔遂識

初潭集目錄

卷之一
夫婦一 有總論
一合婚
二幽婦
三喪婦
四妬婦
卷之二
夫婦二

一才識
二言語
三文學
卷之三
夫婦三
一賢夫
二賢婦
三勇夫
四俗夫

卷之四

夫婦四

一苦海諸媪

二彼岸諸媪

卷之五

父子一

一教子

二賢子

卷之六

父子二
一孝子
二文子
卷之七
父子三
一慧子
二貌子
三官子
卷之八

父子四
一喪子
二泛子
三俗父
卷之九
兄弟上
卷之十
兄弟下
卷之十一

師友一

一儒教

二道教

三釋教

卷之十二

師友二

一聚書

二鈔書

三讀書

四著書
五六經子史
卷之十三
師友三
一爲文
二博物
三談學
卷之十四
師友四

一音樂
二藝術
三書畫
卷之十五
師友五
一清言
二嘲笑
卷之十六
師友六

一山水
二隱逸
三湯社
卷之十七
師友七
一酒人
二達者
三豪客
卷之十八

師友八
一論人
二知人
三鄙人
四智人
卷之十九
師友九
一知已
二相思

三哀死
四推賢
五規正
六篤義
七交難

卷之二十

師友十

一學道
二道學

三會說
四令色
五少年
六標榜
七詆毀
八易離
卷之二十一
君臣一
一聖君

二聖臣
三賢君
四賢臣
卷之二十二
君臣二
一明君
二忠臣
三正臣
四淸臣

卷之二十三
君臣三
一能文
二能言
卷之二十四
君臣四
一英君
二能臣
三暴君

四諍臣
五癡臣
六昏君
七哲臣
八愚臣

卷之二十五
君臣五
一縱君
二侈臣

三貌臣
四諂主
五奸臣
六庸君
七強臣
卷之二十六
君臣六
銓選諸臣
卷之二十七

君臣七
牧民諸臣
卷之二十八
君臣八
一將臣
二相臣
卷之二十九
君臣九
一賢相

二才相
卷之三十
君臣十
一廉勤相
二畏慎相

初潭集目錄終

法門了義

是言二不言一宗旨

夫婦篇總論

李溫陵曰夫婦人之始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有兄弟然後有上下夫婦正然後萬事萬物無不出於正矣夫婦之爲物始也如此極而言之天地一夫婦也是故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則天下萬物皆生於兩不生於一明矣而又謂一能生二理能生氣太極能生兩儀不亦惑歟夫厥初生人惟是陰陽二氣男女二命耳初無所謂一與理也而何太極之有以今觀之所謂一

不忍感歎

瀰天魔界数語尽已掃除

者果何物所謂理者果何在所謂太極者果何所指若謂二生於一一又安從生也一與二爲二理與氣爲二陰陽與太極爲二太極與無極爲二反覆窮詰無不是二又惡覩所謂一者而遽爾妄言之哉故吾究物始而但見夫婦之爲造端也是故但言夫婦二者而已更不言一亦不言理一尚不言而況言無無尚不言而況言無無何也恐天下惑也夫惟多言數窮而反以滋人之惑則不如相忘於無言而但與天地人物共造端於夫婦之間

不言一一已

羅如

於焉食息於焉言語斯已矣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資始資生變化無窮保合太和各正性命夫性命之正正於太和太和之合合於乾坤乾爲夫坤爲婦故性命各正自無有不正者然則夫婦之所係爲何如而可以如此也夫可以如此也夫

只因言箇一言箇不貳造盡千古想頭無處提摸不知造端夫婦早已飛躍眼前何須更說莫載莫破乃爲互解此是卓吾老子喚醒步虛之

人與以踐實處

虞陸不同同是賢者

此壻好臉皮

初潭集卷之一

夫婦一

一合婚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爲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塿無松栢薰蕕不同罷玩雖不才義不爲亂倫之始

劉廷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人通經

此壻好肚皮

焦云如郭如郗善擇壻者

伯鸞德耀真

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延明遂別設一席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壻誰坐此者延明遂坐神志湛然瑀以女妻之

郗太傅遣門生與王丞相求女壻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壻咸自矜持惟有一郎在東床上坦腹臥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

鮑宣妻桓氏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

可兩對矣

此婦求夫求道德也又曰伯通亦非常人鴻可謂得兩主矣

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梁鴻字伯鸞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同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

誰知鴻亦真烈士乎
焦云如鮑如梁善擇妻者

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荅妻跽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衣綺縞傳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眞梁鴻妻也字之曰德耀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爲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彈琴以自娛仰慕高士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

劉云不知誰埜伯通在西塚間否

此婦求夫求勢利也

又曰好女子

因東出關過京作五噫歌去適吳作詩至吳依皐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妻具食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嬴博之閒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及卒伯通爲求葬地於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可令相近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

與文君奚殊也有好女子便立家何必男兒

異哉鍾氏也

於內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客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淩因求爲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四〇面〇一〇樣〇皆〇得茲及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武子爲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儁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母曰誠

愛才如曹公也

是才者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雜處使母帷中察之旣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者非耶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

曹公聞丁敬禮才美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眇恐愛女未必悅不如與伏波子楙太祖從之尋辟敬禮爲掾及與論議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卽使其兩目盲尚當

此夫嫌婦太無目也

事奇語奇文奇

劉云桓有賢妻非惟不用其言且必殺之爲快何明於人而暗於己也

與女何况但恥是兒悞我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爲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曰阮家旣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旣見婦卽欲出婦料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惟容耳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

此婦嬿夫真非偶也

此人太真

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悅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乃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恍　坦之

高柔婚泰山胡母氏女年二十有倍年之覺而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婦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官營宅於伏川馳動之情既薄又愛翫賢妻有終焉之志

此人太假

焦云一高一周夫婦之情迥別

尚書令何充取爲叅軍僶俛應命眷戀綢繆不能暫舍相贈詩書清婉辛切

周穉都作太常清潔守禮盡敬宗廟嘗卧病齋宮其妻哀穉都老病闚問所苦穉都大怒以妻干犯齋禁收送詔獄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不重出此女甚彊正無有登車理恢既許江思玄乃移家近之初誑女云

孫興公諸葛令愛女之心一也

宜從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女覺已不復得出江郎暮至女且哭且詈積有數宿江虨瞑入恒在對床後觀其意稍帖虨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嘿然而慙情義遂篤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無人與婚孫興公有女亦僻錯無嫁娶理故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亦不惡

焦云一温一韓婚姻之禮一變

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遂啟藍田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嚚過於阿智始知與公之譎

温公喪婦從姑劉氏家惟一女甚有姿慧姑屬公覓壻公密有自壻意答曰佳壻難得如嶠比云何姑曰喪亂之際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却後少日報姑曰已覓得壻處門地粗可壻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

十洲記曰漢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献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歇

玉鏡臺是公爲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爲椽賈女於青瑣中望見壽說之恒懷存想後婢往壽家具述女意壽聞之心動遂請婢爲通音問得期而往壽矯捷踰墻而入家人莫知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宴會聞壽有奇香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充計武帝惟賜巳及陳騫餘家無此疑壽與女通而垣墻重容門閤急峻乃托言有盗令人修墻使人反曰其餘無異惟東北角如有人跡而

墻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即以狀對充秘之以女妻壽

李生曰賈充賊奴以女妻壽是亦可也溫之詐壽之偷等耳壽以高材捷足故偷溫以有扇遮面故詐

焦弱侯曰踰墻摟處子則得妻韓壽是也然與坦腹東床瑤臺貴壻奚羅有異耶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

焦云袁以不配桓爲恨王以桓求婚爲怒桓復以己女配文度見世界原無可不可入自多分别耳卓老每每集此其

别住外不肯還充舍郭氏語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剛介有才氣卿不如不去郭氏不聽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旣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脚自屈因跪再拜旣反語充充曰語卿道何物

袁彦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語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王文度（坦之）爲桓公長史時桓爲兒求王女王許咨藍田（述）旣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膝上文度因言桓求已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膝曰惡見

意自見

文度已復癡畏桓温面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報曰下官家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兒

孔淳之與王敬弘並爲人外交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之答曰此固農夫田婦之禮也按淳之少高尚與徵士戴顒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遊淳之居剡縣每有所遊必窮幽峻嘗遊山遇沙門法崇因留止遂停三

焦云叙出家
於合婚條後
一部初潭主
意

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
竺僧度少孤獨與母居求同郡楊氏女苕華未及
成禮苕父母繼亡度母亦卒度覩世代無常乃舍
俗出家苕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理乃
與度詩曰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固巨消
芥子亦難數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牖榮華崇不
茂日夕就彫朽川上有餘吟日斜思鼓缶清音可
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紈可適軀華冠可耀首安事
自剪削毀空以害有不道妾區區但令君惜後度

焦云幽明一
理故居第二

報詩云機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巨石會當竭芥子豈云多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榮啟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煖身誰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柰後生何罪福良由已寧云已恤他茗華後遂出家

二　幽婚

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獵見一麞舉弓射之麞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有一鈴下

劉云奇

唱客前充問此何府也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即有人提襆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爲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巳見父手跡便歔欷無辭崔即勅內令女莊嚴使充就東廊充至婦巳下車立席頭共拜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勅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

劉云更奇

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
喜交集推問知是崔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居四年
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沒既上岸
充往窺車後戸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
之欣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郎
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盌別并贈
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
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
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

劉云恠

焦云生死玄通是無生死種子

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盌可顧兒恩愛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盌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遥唾之問兒誰是汝父兒逕就充懷衆初恠惡傳省其詩慨然嘆生死之玄通也充詣市賣盌高舉其價不欲令售冀有識者欻有一老婢問充得盌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盌著棺中令視卿盌甚似得盌本末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即詣充家迎兒兒有

劉云真恠

劉云寄語妒婦十載幽婚勝似生者之孤幃矣

崔氏狀又似克姨曰我舅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春煖温也願休強也即字温休葢幽婚也其兆先見矣兒遂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爲漢尚書植子毓爲魏司空冠葢相承不絕云

于寶父有嬖人寶母至妒寶父葬時因推著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藏見婢伏棺上就視猶煖漸有氣息輿還家終日而蘇說寶父甞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寶因作搜神記中云有所感起是也劉尹見而戲曰卿可

焦云操盖深通幽明者

謂鬼之董狐矣

曹操幼子倉舒卒操傷惜之甚掾邴原有女早亡操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後文帝作倉舒誄有云貽爾良妃襚爾嘉服蓋操竟求甄氏女合葬矣

李生曰曹公聰明溺惑至此矧餘人哉

焦云有合即有離故叙喪偶

三喪偶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

焦云存則俱

存喪則俱喪可稱生死交若薛恭祖臨殯不哭亦不姑自成其見卓老兩存之以開世眼

荀粲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婦亡未殯傅嘏往唁粲粲不明而神傷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亡時年二十九粲生平簡貴不與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至葬夕赴期者裁十餘人悉同年相知名士哭之感動路人

曹公痛子逆知其子之必歎有婦荀子痛婦逆知其婦之必歎以身爲殉体悉人情一至此哉

孫子荊文生於情王武子情生於文

然荀之葬也送者無多人而人人皆知名士哭荀至於感動路人則荀真人世可惜之人矣雖無多人人實無多

孫子荊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孫楚集云婦胡母氏也其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序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恢）女爲庾兒婦既

好

王戎不成人

王戎大不成人

寡將改適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故其宜
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

王戎子綏欲取裴遁女綏既早亡戎過傷慟不許
人求之遂至老無敢取者

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上大言自同
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爲夭夫
復何恨哉今相及也

婚娶未幾喪亡繼之娶之何難喪之何易也智
者於此不可不發深省矣夫既喪矣則百年而

焦云帷房之私妬居其一賢主犹雖妬色而能好德過男子遠矣

喪與數年而喪一也囘視向者擇配之審合聚之艱苦切之痛歡樂之極如飄風過雨雖影響無復有者此悉達太子所以識之早也

四妬婦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爲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爲動容徐徐結髮斂手向主言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神色閑正辭甚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

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
賈公閭後妻郭氏酷妬有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
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充喜躍充就乳母手
中嗚之郭望見謂充愛乳母即殺之兒悲思啼泣
不飲他乳遂死郭後竟無子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才拙而性剛聚歛無厭干豫
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
陽京都大俠猶漢之樓護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
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

劉云此可入

爲之損

王夷甫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行呼婢曰舉却阿堵物

王平子（澄）年十四五見郭氏貪欲令婢路上儋糞諫之郭大怒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急捉衣裾將與杖平子饒力爭得脫踰窗而走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爲不

言語科

敬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

王丞相有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

謝太傅劉夫人性忌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兒子外甥輩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云是周公夫人云周公是男子相爲耳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言

王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王公使不能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

劉云好形容

劉云此言且恚不能忘伯仁之殺自是

瑣臺中望見諸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語婢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答曰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聞知驚愕大恚命車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闌右手捉麈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故詣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叙謙志蔡曰不聞餘物惟聞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王大愧後故貶蔡曰我與安期

千里共遊洛水邊何處聞有蔡充兒也

此六者真潑婦也然亦幸有此好漢矣

應耳

初潭集卷之一 終

焦云自古未有以才識稱婦人者自卓吾始卓吾亦非稱婦人之才識特以愧世之爲男子者耳

此亦奇醜

初潭集卷之二

夫婦二

一才識

晉公子重耳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脇欲觀其裸浴薄而觀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得志於諸矦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飱寘璧焉公子受飱反璧

鍾離春者齊無鹽之女也黄頭深目長肚大節昂

劉云齊宣亦未易及

劉云人不敢犯財可衛也廼始皇亦敬禮之其自衛者獨財也耶

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乃自詣齊宣王乞備後宮因說王以四殆王拜爲正后

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貲清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

此寡婦能交結得秦始皇受秦始皇容禮築臺與居懷清製穎異哉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著稱鄉黨秦末大亂東

一陳一王賴有賢妻

焦云凡古之高隱皆賴賢妻不獨陳王也

陽人欲奉嬰爲主母曰不可自我爲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

陳定字子仲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爲相仲謂妻曰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夫婦遁去爲人灌園

王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出霸與同郡令狐

劉云此急甚岌岌

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遣子奉書於霸客去乆卧不起妻怪問之霸曰向見令狐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夙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幾人到此只為恩深自失悞却生平矣

霍光與張安世謀廢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

焦云婦為敞謀則得矣敞為君謀何如

報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家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矦君矦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豫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

孔北海被收時男方九歲女七歲以幼弱得全寄住他舍或有言於曹操收之女謂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遂延頸就刑

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韙妻也韙既沒文皇帝徵

焦云有激之言

其文才詔入宮省號曰趙母作列女傳解注賦數十萬言將嫁女臨去敕之曰愼勿爲好女曰不爲好可爲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爲其况惡乎

孫策功曹魏騰以忤意見譴將殺之夫人吳氏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叛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矣大驚遽出騰

趙娥父爲李壽所殺娥乃帷車袖劒白日刺壽於都亭詣縣曰父仇已殺請受戮縣令縱之娥不肯

大似王章

强載還家會赦得免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爲尚書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勅以至今日母語之曰爲子則孝爲臣則忠何負吾耶漢晉春秋曰曹髦將自討司馬昭經諫曰昔魯昭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寸刃無有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

如此男子不能

欲除疾而更深之耶髦不聽後殺經并其母將死垂泣謝母母笑而謂曰人誰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

許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誡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爲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

大見識人

粥待頊之允至及允爲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兒婦曰無預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女韡有淑德傳玄求爲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或曰何鄧執權必爲玄害亦猶排

此婦教子求功名也

山壓卯以湯沃雪耳奈何與之爲親憲曰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猷睡耳吾恐卯破雪消行自有在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舉孝廉投侃宿于時氷雪積日侃室如懸罄而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爲計湛頭髮委地下爲二髲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爲薪剉諸薦以爲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歎其才辯又深愧其

此婦教子求道德也劉云亦是求功名

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爲美談逵及洛遂稱之於羊晫顧榮諸人大獲美譽孟仁少從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後除監池司馬作鮓以寄母母責之曰汝爲魚官而以鮓寄我何以遠嫌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於闔廬洲中逢桓南郡卞鞠是其外孫時來問訊謂鞠曰我不亟見

焦云此婦女之參軍事者

此曁二世作賊在衡陽數年繪之遇桓景眞之難也殷撫屍哭曰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爲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朱序鎭襄陽苻堅遣將圍之序母韓氏自登城謂西北角當先受敵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子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守新築城賊旣退人以此城爲夫人城

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懮密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憂問所與謀者

焦云此婦女

曰劉裕母尤喜因爲言玄必敗事必成以示之

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瑯琊王其妻習氏諫之不聽及瑯琊即位衡憂懼不知所出妻曰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君宜自因詣獄表列前失明求受罪如此當逆見優饒非但活也衡從之吳主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獄其遣衡還郡

李景讓爲浙西觀察因杖殺一左都押衙軍中憤怒欲爲變景讓方視事其母出坐廳事立景讓於

之定一軍者

庭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天子且下愧先人矣命左右褫其衣坐之欲撻其背將佐皆泣拜爲請至久乃釋軍中遂定

德宗時有學士潘炎嘗異眷其劉夫人即晏相女京尹有故候見不得乃遺閽者縑三百夫人歎曰豈有人臣京尹願一見而遺奴三百縑耶危可知巳即勸潘公避位其子孟陽爲戶部侍郎夫人告之曰以爾人才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及也試會

焦云此婦女之定天下者

爾同列吾觀之因徧招客至既罷會夫人曰皆爾之儔不足憂也末座綠衫少年何人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藝祖將北征京師讙言欲立檢點爲天子太祖告其家曰外間詾詾將若之何時太祖姊在廚下舉麪杖擊之曰丈夫臨事可否當自決乃來家間恐怖婦女耶

此二十五位夫人才智過人識見絶甚中信有可爲干城腹心之托者其政事何如也若趙婦

焦云婦有四德言居其一

以一孤弱無援女兒報父之仇影響不見尤為超卓李溫陵長者歎曰是真男子是真男子已而又歎曰男子不如也

二言語

袁隗妻馬倫是季子長女少有才辯融家勢豐豪裝遣甚盛隗問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願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

焦云兩言有味

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曰南郡學窮道奧文爲辭宗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爲損何邪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

桓範持節都督青徐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欲斬岐坐免復爲兗州刺史屬鎮北將軍呂昭範語妻曰我寧作諸卿向三公長屈耳不能爲呂屈也妻曰君前欲斬徐州人謂君難於作下今復羞爲呂屈是復難於作上

謝遏絕重其姊張玄甞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王尚書惠甞看王右軍夫人問眼耳未覺惡不答曰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便與人隔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卞鞠見几惡欲易之答曰我若不隱此汝何得見古物

江州即凝之

桓玄問王凝之妻謝氏曰太傅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理云何謝答曰亡叔先正以無用爲心顯隱爲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

王江州爲孫恩所害謝夫人嫠居會稽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義夫人素聞劉名乃簪髻素褥坐帳中劉束修整帶造於別榻夫人風韻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劉退而歎曰實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夫人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

劉云巧言濟妬無如此語

桓車騎不好著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曰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著之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

此九婆娘可列言語科矣而康伯母凝之妻尤

武子即王濟
參軍即王承
武子之父也

卓越謝氏大有文才大怨凝之孰知戚凝之萬
世名者就謝氏一人可分三四人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

桓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爲晉陵及遷荊州引奕爲司馬奕既上猶推布衣交在坐岸幘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因酒轉無朝夕禮桓舍人內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溫往主許避之主

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集
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
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内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
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尚晉明帝女主見詩
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唐詩曰晉獻公好攻戰國
人多喪其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
與獨旦袁故嘲之

劉云有声無色亦自足取

劉云太輕薄

絕妙好辭

焦云若必盡如此乃稱文學非所以取女人矣鼓鄭家婢亦取劉

夏侯豫州有伎妾數十無被服姿容客至則隔簾奏樂時呼簾爲夏侯伎女衣

張說女嫁盧氏女嘗爲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揩床竈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三文學

柳下惠妻誄其夫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誠信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吁惜兮乃不世兮庶幾遐年今

家妾亡取

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

漢崔篆母師氏通九經百家之言漢末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

班姬字惠班扶風曹世叔妻也世叔早卒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闕下從昭受讀昭作女誡七篇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

焦云事有甚於親授者文姬亦聞之否按文姬先嫁衛仲道後嫁匈奴左賢王又嫁董祀有才無節者故焦評及之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曹公問蔡文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别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眞草惟命於是繕寫送上文無遺誤

謝太傅寒雪日内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

真堪笑樂

年八十餘猶好人師

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兒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

苻堅幸太學博士盧壺曰廢學旣久書傳零落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傳父業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傳授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徒百二十人隔絳紗帳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于世

劉感碩在蜀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妾數十能爲

集云此詩若肅自為之則薄情人也公主代為之未免悍氣

聲樂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

魏尚書令王肅博學多通才辭美茂高祖甚重之先仕齊日聘謝氏女爲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謝作五言詩贈曰本爲簿上蠶今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謝曰鍼是貫綿物目中恒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衲故時肅甚有愧色

劉孝綽三妹嫁瑯琊王叔英吳郡張嵊東海徐悱並有文才徐妻尤爲清拔孝綽傳曰悱妻所謂劉

三娘者也徘卒妻爲祭文辭甚悽愴徘父徐勉本欲爲哀文覩其文遂閣筆

鮑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昭甞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耳令暉有才思著香茗賦見陸龜蒙小名録

此數婆娘皆文學之選也鄭家婢两个當一个

初潭集卷之二終

焦云集中所列薦于夫婦耳未見賢也豈卓吾所賢別有取耶
劉云惜哉人彘技愈精而呂后之怒愈甚矣

初潭集卷之三

夫婦三

一賢夫

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帝常擁夫人倚瑟而弦歌畢每泣下流連夫人善爲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侍婦數百皆習之後宮齊首高唱聲入雲霄

漢王大會諸侯伐楚羽壁垓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

焦云不惜自身尚惜婦人固是英雄一殺

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羽乃悲歌忼慨自爲歌詩歌數曲美人和之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

李延年侍武帝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昌邑哀王夫人早卒上憐憫圖畫其形於

光大忠真大忠

甘泉宮及上崩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

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餙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媠見帝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欷而不復言於是上不

焦云假々得夢々得思念至矣只從病時不見面来英明如武帝一女子能制之

悅而起夫人姊妹讓之夫人曰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戀戀顧念我者乃以生平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憫錄其兄弟哉及卒上以后禮葬焉

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廼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

偏何姍姍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上又自爲作賦以傷悼夫人焉又按鍾火山有草武帝思李夫人東方朔獻一枝帝懷之卽夢見夫人號懷夢草贊曰帝之季女名曰瑤姬精寃化草實爲靈芝媚而服之則與夢期

漢武帝陳皇后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聞蜀郡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求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上皇后復得幸後人因而嘲之曰錯把黃金買詞賦相如原

是薄情人

宫人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唱回風之曲花香翻落如秋置麗娟於明離之帳恐塵涴其體又以衣帶繫其袂閉重幕之中恐其隨風而去麗娟以琥珀爲珮置衣裾裏不令人知云骨節自鳴相與爲神怪

文君姣色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故悅長卿之才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酒疾遂發乃作美人賦以自刺及卒

文君為誄傳於世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淮妻太尉王淩之妹坐淩事當并誅督將及羌胡渠率數千人叩頭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追之於是數千騎追還而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亡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書至宣王乃表原之

此人能

劉云淮真不惜妻耶殆有机心焉

淡

劉云亦濃

漫

焦云王戎家鄙何得列于賢夫悮耶故耶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王隱晉書曰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徑往哭之盡哀而去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也

王戎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王隱晉書曰戎性儉財不出外天下人謂爲膏肓之疾旣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

阮孚別傳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書曰魯靈光殿賦曰

與夫人燭下散籌筭計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女適裴頠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悅女還錢戎乃悅

謝鯤與王澄之徒慕竹林諸人散首披髮裸袒箕踞謂之八達故鄰家之女折其兩齒世爲謡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卽遥集之母也

胡人遥集於上楹可字曰遥集

李温陵曰甚矣聲色之迷人也破家亡國喪身失志傷風敗類無不由此可不慎與然漢武以雄才而拓地萬餘里魏武以英雄而割據有中原又何嘗不自聲色中来也嗣宗仲容流聲後世固以此耳豈甚而破敗者固自有在或在彼而未必在此與吾以是觀之若使夏不妹喜吴不西施亦必亡而敗亡也周之共主寄食東西與貧乞何殊一飯不能自給何聲色之娱乎固知成身之理其道甚大建業之由英雄為本彼

瑣瑣者非恃才妄作果於誅戮則不才無斷威
福在下也毋與亡之所在也不可不慎也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冲絕醜亦復效岳遊遨於是羣嫗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語林曰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亦滿車

劉道真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流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

粧村淂好

眞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
廼還之後爲吏部郎嫗兒爲小令史道眞超用之
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於是齎牛酒詣道眞道眞
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

劉寔詣石崇如厠見有絳紗帳大床茵蓐甚麗兩
婢持錦香囊寔遽反走卽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
崇曰是厠耳

王敦初尚主如厠見漆箱盛乾棗以塞鼻王謂厠
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盆盛水琉璃

豫章太欺人

盌盛澡豆因倒著水中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
掩口而笑

范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疋不受減五十疋
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疋既終不受韓後與范
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褌邪
范乃大笑而受之

簡文無子令善相者相諸宮人相者指李當生貴
子而有虎厄帝幸之生孝武及會稽王道子既爲
太后服相者之驗而恡虎害無謂且生未識虎乃

子敬墮淚之言

善用之武做武可愛文做文可喜

劉云楚歌吹散篪歌吹降朝雲之技迺超子房

命工圖形戲擊之患手腫而崩

魏武遺令曰以吾妾與妓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繐帷月朝十五日輒使向帳作伎故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與人事如銅雀臺上妓

河間王琛有婢朝雲善吹篪能爲團扇歌壟上聲琛爲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不下琛令朝雲假爲貧嫗吹篪而乞諸羌聞之悉流涕曰何爲棄墳井在山谷爲寇也卽相率來降秦民謂曰快馬

焦云濤走筆元嘆服雙絶

感慨得好

焦云淫於色非慧男子不至句自足千

健見不如老嫗吹篪

元微之聞薛濤名因奉使見焉微之矜持筆研濤走筆作四友贊其略曰磨潤色先生之腹濡藏鋒都尉之頭引書媒而黯黯入文圃以休休微之嘆服

伶玄字子于妾樊通德有才色頗能言趙飛燕姊弟事子于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鶩嗜慾蠱惑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展袖顧視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曰夫淫於色非慧男子

秋

不至也慧則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則變態百出爲溝爲壑無所不往今娌子所道趙氏姊弟事盛之至也主君悵然有荒田野草之悲娌子揥形屬影俄然相緣奄忽能無泣乎

司空圖預爲壽藏故人來者引之壙中賦詩對酌人或難之圖曰非止暫遊此中也公何不廣哉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鸑臺自隨歲時村社會集圖必造焉

我亦有精廬死生同一區故人来就飲漫比司

劉云真狂人聖之狂

空圖

又曰圖却有女家人何如李卓一僮不相隨也

韓熙載肆情坦率妓樂百餘人日與荒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敝衣芒屨作瞽者持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爲笑樂熙載本北人仕江南而不防婢妾有北齊徐之才之風侍兒往往私客客賦詩有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著衣裳熙載亦不介意也

舒雅宣城人姿容秀發大有才思嘗因隨計以所

學獻於熈載一見如疇昔雅性巧黠應答如流熈載與之出入卧内常與雅易服燕戲猱雜侍婢入末念醆以爲笑樂或云熈載所著格言半雅之詞故熈載知貢舉以雅爲第一朝野無間者以雅之才爲當也

范忠宣謫永州夫人不如意輒罵章惇舟過橋州大風雨船破僅得及岸正平持葢公自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公顧曰豈亦章惇所爲邪

李生曰正章惇所爲也

千載如見

歌者袁綯嘗從子瞻遊金山適中秋天宇四壁一碧無際加江流傾湧月色如畫遂共登金山妙高臺命綯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公自起舞

祝牧與妻偕隱作琴歌曰天下有道我黼子珮天下無道我負子戴

焦云真賢者

二賢婦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有俊才女德鍾郝爲娣姒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

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鮓餉母母封鮓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爲吏以官物見餉非惟不益乃增吾憂也

皇甫士安漢太尉嵩曾孫也所養叔母教曰昔孟母以三徙成子曾父以烹豚存教豈我居不卜鄰何爾魯之甚乎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年二十餘就鄉里席坦受書

遭人而問少有寧曰武帝借其書二車遂博覽太子中庶子議郎徵並不就終於家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者曰家嫂辭情慷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

叔母欲勞而謝毋患其勞何愛之不若也乃謝

焦云至今襄陽傳其事云後女亡燕亦自墜死

公擊節嘆賞恨朝士不得見何哉

襄陽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截耳置盤中爲誓乃止所住戶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脚爲志後歲此燕復來猶帶前縷女因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旣重不忍復雙飛

燕亦主節乎義感禽鳥然矣

劉眞長標奇清遠小時諸人比之袁羊劉喜還告其母母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

一頭老奴化作千頭木奴

者劉復喜母又不聽後眞長年德轉升論者比之
荀粲
李衡字叔平爲丹陽太守每欲治家妻輙不聽後
密遣十人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柑千樹臨死
勑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吾州里有千頭
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疋絹亦足用矣及樹成
得絹數千疋
泰嫫南鄭楊相妻也有四男二女相亡教訓六子
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醉歸十日不見曰我在尚

吾恐其以不賢爲賢也

御史好做

劉云若有此母諸御史皆不好做

如此我亡何以帥羣弟次子仲珍白母請客旣至無賢者母怒責之兄弟遂爲名士泰媄之教流於三世

李審諸爲御史臺中送祿米到宅其母遣量之贏三石問其故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車脚幾錢言御史例不還脚錢母怒送贏米及脚錢并責審諸御史皆有慚色

宋明帝嘗於宫中大集臝婦人以爲歡笑明恭后獨以扇障面帝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爲笑樂何獨

焦云大識見何朝臣無有言及者

不視后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羸婦人形體以爲樂外舍之爲歡與此不同帝怒遣令起后兄王景文曰后在家爲儜弱婦人不知今段遂能剛正如此

肅宗宴宮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妻配掖庭因隷樂工是日爲假官之長上及侍宴者相視皆笑樂獨政和公主不視上問之對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此人使阿布思眞逆人其妻即同刑人不合迫至尊之座果寃耶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爲

焦云此姨見識在狄梁公之上知其子未能如梁公也

笑謔之具乎

狄仁傑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仁傑伏臘修禮甚謹嘗雪後休暇候盧氏適見表弟挾弧矢攜雉兎歸羞味進於堂上仁傑因語姨曰某幸爲宰相弟有所欲願以相告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也

三勇夫

楊纂每云大丈夫富貴何必故鄉若以妻子經懷豈不沮人雄志

焦云勇执

石崇王敦兩賢相厄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王處仲嘗荒恣於色體爲之敝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耳如此者甚易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黄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沈醉每至大將軍固

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劉云果能作賊

宋禕是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宮帝有疾羣臣進諫請出宋禕帝曰卿諸人誰欲得者阮遥集時爲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即遣出

劉云胡兒大膽寔是愛君

雋云昔人詩家國興亡自有時吳人何苦怨西施不知更有鄭旦

與之

殷仲文勸宋武帝畜伎帝曰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帝曰畏解故不畜

四俗夫

桀伐岷山氏岷山氏女於桀二人焉曰琬曰琰桀愛之斵其名於苕華之玉於傾宮飾瑤臺居之

越謀伐吳貢美人二人於吳一夷光一修明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爲簾幌吳王自若雙鸞之在輕霧夷光修明即西施鄭旦

在

成帝於太液池作千人舟池中起瀛洲榭高四千尺帝御流波文縠無縫衫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碧瓊輕綃廣榭上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簪擊玉甌令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風起后順風揚音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爲我持后無方舍吹持后履久之風霽后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得他日宮姝幸者或襞裙爲縐號曰留仙裙

后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體無所不靡謂爲溫柔

焦云甚不俗

鄉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雲鄉也
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及但昭
儀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爲當時
第一
甄氏惠而有色先爲袁熙妻曹公屠鄴令疾召之
左右白五官中郎先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爲
奴
司隸馮方女有國色避亂揚州袁術見而悅之遂
取焉諸婦言將軍重志節宜數涕泣以示憂愁馮

焦云真俗

氏後見術遂每每垂泣術果以爲有心益寵之諸婦因共絞殺陷之於厠言其哀怨自殺術哀之厚加殯殮

美人薛靈芸容貌絕世常山太守習谷以千金寶賂聘至京師魏文帝以文車十乘迎之道側燒石葉之香未至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又築土爲臺基高三十丈列燭臺下遠望如列星之墜地道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志里數故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雜

焦云石崇不俗

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太后出看疾入戸見直侍並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問何時來耶云正伏魄時過因不復前而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

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别館北邙下方登京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數十人示之曰任所以擇使者曰本受命者綠珠也未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

好晉武宜其敗

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許

王導與周顗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妓瞻有愛妾能爲新聲顗於衆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怍色有司奏免顗官詔特原之

李後主寵小周后於羣花間作亭幕以紅羅押以玳牙雕繪華侈而僅容兩人日與后酣飲其中

羊祖忻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

劉云宋子京能事々周旋否自苦如此

七寸儛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孫荊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

宋子京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常宴於錦江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凍而歸

咸陽王窮極驕奢姬妾數十猶遠有簡聘後以叛誅宮人爲之歌曰可憐咸陽王柰何作事悞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踏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渡其歌流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至富貴絃

妙哉格心之術也

劉云此亦妬癖

焦云此哭可當師罷之犬嗥

歌奏之莫不灑泣

劉瑱妹爲齊鄱陽王妃王誅妃追傷之遂成痼疾殷蒨善畫人面瑱令蒨畫王像并圖王寵姬共執鏡如欲偶寢瑱乃密使乳媪示妃妃唾之因罵云固宜早死病亦徐差

宋世祖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等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劉應聲號慟涕泗交横上以爲豫州刺史帝又令羊志哭羊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卿那得此副急淚羊曰爾日我自哭亡妾耳

瑩娘平康伎也玉淨花明尤善梳掠畫眉日作一樣唐斯立戲之曰西蜀有十眉圖汝眉癖若是可作百眉圖更假歲年當率同志爲修眉史矣

元載寵姬薛瑶英幼啗香肌肉皆香載處以金絲却塵褥

秦會之夫人嘗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絶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會之會之咎其失言與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撫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

我亦道顯仁這婆子村果然以上皆不賢夫也
夫而不賢則雖不溺志於聲色有國必亡國有
家必敗家有身必喪身無惑矣彼卑卑者乃專
咎於好酒及色而不察其本此俗儒所以不可
議於治也歟

初潭集卷之三終